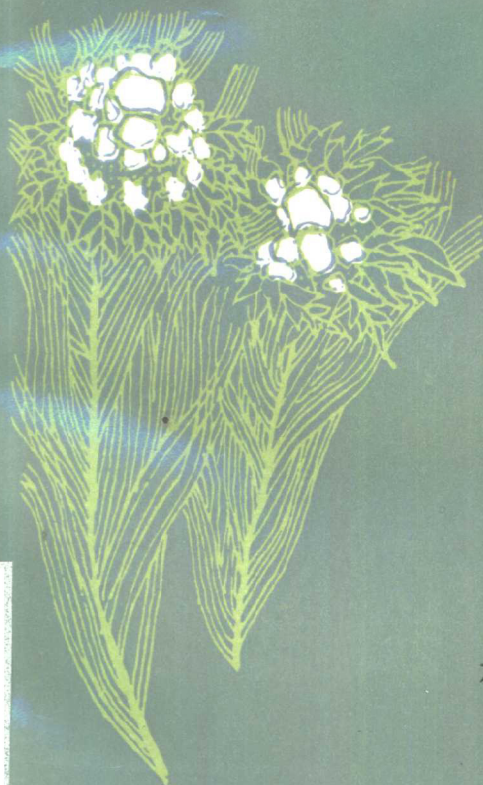


麂山之谜

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 · 潮汐文丛

莫应丰



花城出版社



麂山之谜

莫应丰

花城出版社

鹿山之謎

莫应丰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3插页 260,000字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4,000册

书号 10261·394 定价 1.40元

序

我写过几本长篇，也写中短篇，都写不好。

我一直不知道小说究竟应该怎样写。往往是这样：生活中遇到一件事，有所感慨，便提起笔来。是可笑的就用轻松的笔调；是可爱的就用抒情的笔调；是可叹的就用沉重的笔调。写法没有定格，足见我是不成熟的。

不过，我倒是希望自己成熟得晚一些。我害怕早熟带来早夭；即使不早夭，也可能丧失探新的动力。因为不成熟，才需要继续学习。

这里总共有六个短篇，三个中篇，算是一个自选本。对于意图之类，读者过目便知。我只就《鹿山之谜》发表一项声明：本作者无意影射时事。我只是从一种野生动物的生活悲剧偶然联想到人类（不仅是中国人）的发展史。我想的是整个人类，而不是一国一时一事。

依照常识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不需要作什么解释的。但是不幸得很，否定常识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使人们对于“影射”特别敏感。现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虽已作出了历史的否决，而它所造成的恶果，至今仍未清除干净。有一些精明的评论家曾对《鹿山之谜》产生过兴趣，但都不敢以文字置评。此

事耐人寻味。

因有上述原因，才有多此一举。此外再无话说了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三年五月九日长沙

目

录

序

竹叶子	1
屠夫皇上	82
村里的笑声	62
老太爷回乡	78
满司公趣事	108
卡子上的亨哥	119
鹿山之谜	141
人去两三天	262
难与人言的故事	344

竹 叶 子

五十九岁的冬至二爹摸黑走进门，踢踢绊绊来到张树基床前，喊了一声，撩开蚊帐说：“树基，你怎么连门都不关就睡了？”

床上瓮声瓮气地唔了一声。

“叫你到岳母娘家赔个礼，去把竹叶子接回来你又不，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！吃了夜饭吗？”冬至二爹慢吞吞地说着，擦了一根火柴把烟袋点着，听床上的人没有声响，他自顾自地又说：“生产队分作业组的事你放个心吧！人总要有个做事吃饭的地方嘛！社会主义又不兴饿死哪一个。别的组都不想要你，你就参加我们那个组吧！我费尽口舌说得他们同意了。我们组明天到老虫坳去砍竹子，你早点起来，我们一路去。听见了吗？”

床上的人又唔了一声。

他是懒汉吗？是二流子还是麻疯病人？为什么被人们冷落到如此地步呢？

不！他是一个幸运儿。

他出身好，社会关系也干干净净，三代五服都经得起查。他家庭境况好，父母双亲早已去世，没有兄弟与他分遗产，独住一个土坯瓦屋，家里有个引人嫉妒的好妻子。

“你嫉妒吗？嫉妒也是空的。不信，你把西式头梳亮一点，去勾勾我们竹叶子试试，如果她丢给你一个媚眼，就算是你的了。我们竹叶子，除了誓死忠于毛主席以外，第二就忠于我了。”过去，张树基总是这样洋洋自得地夸赞他的妻子。

竹叶子？有这样的名字吗？

她本名叫做杨竹叶，娘家人从小就叫她竹叶子，这是爱称。不仅娘家人爱她，丈夫爱她，连左邻右舍乃至上头来的干部都爱她，所以都叫她竹叶子。竹叶子，竹叶子，又亲切，又好听，叫的人嘴里含着蜜，甜极了！

她的人品也跟名字一样的甜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小巧玲珑，眼眸子是一汪泉水，嘴片子是两瓣桃花。听说她娘家屋后的那口青石井跟天上的瑶池相通，用那水吃喝，用那水洗澡，长出来的姑娘跟仙女一样。

竹叶子十八岁那年，介绍人踏破门坎，她一个个都笑着回绝，过了两年才选中了张树基。凭什么呢，凭他出身好，负担轻，人爽直，又端正。加上又正是破格提拔年轻接班人的时候，张树基被选上了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班，听说学习半

年以后就要分配去当干部啦！这样的人不爱爱谁呀？那年春节，他们结婚了。

林彪垮台，上头改变了主意，张树基还是回到乡里来。竹叶子安慰丈夫说：“当不了官，回来当家也一样，你领导我，我跟着你，我们没有路线斗争，秤不离砣，公不离婆，几好呀！”可是竹叶子想错了，张树基还是当了干部，路线斗争斗到家里来了。

什么干部呢？大队副支书，专管阶级斗争那一线。他腰间时常揣着一根绳子，捆了这个捆那个，阶级敌人多得很。批判会，斗争会，三天两日总是有。张树基到哪里，哪里就鸦雀无声；张树基走进哪一家，哪家的人就发抖。竹叶子看了担心啊！她劝他说：“我不想看到你那个凶样子，你对人和气点不好？哪有那样多阶级斗争啊！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不怕得罪人，我怕呀！”张树基一听，把门关起来，深怕被外人偷听了竹叶子的话。副支书的妻子觉悟这样低，那还了得！妻子的政治思想情况，会影响丈夫的前途啊！张树基给竹叶子上了一堂政治课，说她中了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的毒，还把她的“老好人主义”批了一通，并且嘱咐她千万不要到外面乱说话，否则，做丈夫的只好铁面无私、公事公办了。竹叶子是听话的，对丈夫的水平她是服气的，她果真不作声了，从不到百步以外的地方去串门。有时太寂寞了，就带着针线篮子到上边屋里去陪冬至二婶打鞋底。

张树基为了培养她，叫她参加大队女子民兵排。她又听话了，背着一杆步枪去搞训练，排队的时候站在最末尾。班长

喊声“立正！”竹子子噗嗤一声就笑了。一笑就笑得收不住，干脆把步枪扔掉，捧着通红的脸，坐在地下起不来。正好遇上张树基来视察，一看就气炸了，打雷似地吼一声：“起来！”把竹子子吓得一抖，慌忙拾起步枪，站进队伍里去，撅起嘴把张树基瞪了一眼。张树基只当没看见，当众命令班长说：“停止训练，整风，把有些人的娇气狠狠地整一整。”

整风完了，竹子子回到家来，不做饭，也不喂猪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。张树基回家来没有饭吃，本想发火的，一见竹子子哭得那样伤心，也就软了，一面给她擦眼泪一面说：“你晓得你是我的什么人？你表现不好，我还有什么威信说别人？”竹子子说：“你不说别人就是嘛！”张树基烦了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干部！”竹子子说：“你不当干部就是嘛！在队里出工就不能养活自己？”这话叫张树基简直没有办法回答，也耐不得烦来细细讲，只好不说她了。

竹子子虽然在丈夫面前这样说，可她也并不是不懂道理的，她不会叫张树基为难，照样去参加民兵活动，排队时再也不敢笑了。她感觉得出，张树基对她还是有些不满意，枕头边的话比以前少了。为了这，她心里不安，有回还居然提出请求说：“树基，你嫌我蠢吗？那你就再给我一点锻炼吧！”张树基把这个话记在心里了。

有天夜里，竹子子又到冬至二婶家里去作伴，遇上二婶家关了门。她正待转身要回去，只听二爹在跟二婶谈论张树基。二爹说，有人背后把张树基叫做树皮筒，意思是说，看起来象是有用的树，用起来里面是空的。竹子子听了好难受

哟！她爱她的丈夫，可是人家说他是树皮筒。怪人家吗？她仔细一想，人家说得是对的。你看他，除了一口经常重复的老套子话和骂人、掴人以外，还有什么大本事呢？不如公社干部会说，不如生产队长会做。可真是啊，树皮筒，几难听哟！她回到家里，等丈夫一回来就把这个话告诉了他。

张树基火冒三丈，不顾竹叶子的阻拦，立即去撬开二爹的门，非叫他说出取外号的人来不可。竹叶子真着急呀！二爹、二婶是树基他爷娘的老邻居、老知己，怎么能这样不顾情面呢？竹叶子麻起胆子跟到二爹家里去，想把张树基拖回来。她一进门，张树基就要她当面对证。

“你讲，是不是你刚才在这里听二爹讲的？”

竹叶子又慌张又不好意思，赶忙否认道：“你发癫哟！我……我没有听见，我连魂魄都没有来过，是你自己做梦吧？”

虽然竹叶子否认，可二爹已完全明白了，当即说：“树基，你不要逼她了，那话是我讲的，外号也是我喊出来的。你拿我怎么斗就怎么斗吧！不要去害别人了。”

张树基不好逼下去，只得说：“放心！我不会冤枉好人，也决不放走坏人，会查清楚的。”说完拉着竹叶子回家去了。

竹叶子又哭了一场，任凭张树基怎么批评，怎么开导，她一概没有听见。她悔恨自己不该把听来的话告诉他；她愁死了，以后连最贴心的邻居家都不好去啦！她想过来，想过去，第二天磨米做了一些米发糕，端一大笊箕送到冬至二婶家里去。“二爹二婶尝尝味吧！你们树基侄子叫我送来的。”二爹一看就笑了，对她说：“竹叶子，你莫多心我们会计较，树

基那孩子，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的脾性我们晓得。你以后只管跟往常一样，常来陪陪你二婶。”竹叶子又感动，又惭愧，当着二位老人的面流泪了。

张树基是说到做到的，他一直在追查那件事，却没有结果。后来他竟然想到了小孩子头上，把所有顽皮孩子集合起来办了一个学习班，连哄带吓，逼他们说出叫外号的阶级敌人来。小顽皮们多半是听自己的父母讲过树皮筒的，但他们不敢说真话，说出谁来，谁就成了阶级敌人哪！他们当中也有聪明的，知道阶级敌人总是地主、富农吧？本队的地主、富农早就死光了，还有谁呢？哦，有人想出了地主的儿子余自力，便齐声一口咬住了他。

余自力倒霉了，被五花大绑捆到晒谷坪斗了一顿，斗完了还要打起铜锣去游乡。谁去押他游乡呢？竹叶子看到，张树基跟民兵营长嘀咕了一阵，营长出乎意外地宣布，由竹子押着余自力去游乡。该死的！肯定是张树基的主意嘛！他为什么要这样搞呢？一个秀秀气气的女人，押着个男子汉去游乡，象个什么样子哟！竹叶子忽然想起来了，他曾经要求张树基再给她一点锻炼的，可这个锻炼真讨厌啊！她没有办法，当着众人的面不好不执行，她只得硬着头皮干了。

当！“我不该恶毒攻击革命干部！”当！“谁喊干部的外号就看我的样子！”当！……余自力把头低得让人只看见头顶，喊起话来带着哭声。竹叶子背着步枪走在离他老远处，她见余自力这样可怜，心里有些不忍。当来到避人耳目的山弯里时，她赶上去问他：“你出身不好，为什么还要给人家取外号

嘛？”余自力委屈地说：“我没有啊！是那些小鬼乱扯的呀！”“那你为什么要承认嘛？”“我怕挨打呀！”竹叶子听他一说心软了，便叫余自力把铜锣放下，避着人的眼睛，从山上小路回家去了。

余自力走了，竹叶子不敢马上回去交差，用步枪挑着那面锣，在路上徘徊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好象她自己成了一个打锣的，又不知要到哪里去打。她没有料到，张树基对她不放心，早就悄悄从后面跟来了。一见她这个样子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扬起拳头直想给她一下，却又下不得手，半天才说：“我信服你了，你这个活祖宗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丢尽了我的脸！”竹叶子倒是冷静，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怎么丢了你的脸呢？你冤枉了人家，我把他放了，是为你挽救了威信嘛！要是换个别人，他还不会给你想那么多呢！”张树基听了，哭笑不得，一把夺过那枝步枪来，气咻咻地走了。

就从这天起，竹叶子被取消了女子武装民兵的资格。张树基也彻底打消了改造她的念头，从此把她当做纯粹的老婆看待，政治、路线、阶级的问题再也不跟她谈了。竹叶子乐得其所，并不埋怨丈夫对她苛刻，也不想多了解那些很难理解的政治问题。她还是过去那个她，按照做人的普通常识来行事，尽可能做一个贤惠的妻子。她对丈夫的蛮不讲理、到处得罪人感到深深的忧虑，瞒着丈夫干了许多填沟补壑的事情。丈夫打死别人的鸡了，她从自己家里捉一只活鸡去把死鸡换回来；丈夫没收了人家的红薯秧，她把自家土里的红薯秧送过去；丈夫强迫人家带着哺乳的幼儿上工地，她就抽空去

帮人家照料孩子；丈夫出言不慎伤了人，她就去代他赔礼道歉……不管竹叶子怎样细心，还是补不上丈夫的过失，恨他的人越来越多，只是在公开场合不说罢了。树皮筒的外号不但没有制止得了，反而更公开化，传得更远了。竹叶子真痛心啊！有时她想：难道我当初选他选错了？

近两年世道大变，过去那一套都不时兴了。竹叶子看到树皮筒经常闷闷不乐，便想出法子来使他高兴。有天夜里，树皮筒在外面转了一天回家来，竹叶子拿出一个精精致致的竹篾猫篮来给他看。树皮筒一看就笑了，明明是竹篾织的，却活象一只猫，那胡子，那眼睛，那尾巴，那神态，无一不象真的，又滑稽，又可爱。他问：“哪里来的？”竹叶子神秘地笑着说：“你猜！”树皮筒猜不到，竹叶子告诉他，是她自己编的。树皮筒觉得她简直太可爱了，疯了似地把她一阵猛亲，还抱起她来转圈呢！竹叶子认真地说：“树基，现在准许搞家庭副业了，我们也来编点篾货吧！我编得比他们都好。你去砍竹子我来编，我编好了你挑到城里去卖，卖出钱来先给你扯一身衣料子。人家的男人穿得好，我的男人也不能总是那身布衣服啊！”树皮筒一听不吱声，唉声叹气往床上躺。竹叶子想问个清楚，磨了半天才问出一句话来：“我们是干部，歪门邪道少搞些。”

竹叶子实在不理解，这怎么是歪门邪道呢？人家不是都在这样搞吗？你们当干部的不是也不敢干涉吗？眼看一家家都比从前富裕多了，黄皮寡瘦的人没有了，愁眉苦脸的人看不到了。人不图把日子过好还图什么呢？竹叶子不知丈夫心

里有块什么病，她为他着急，人都瘦了。论人口，他们两口最精干，论生活，他们过得最清贫。

有天，谷满愁子赶着他那头大白种猪在门前过，竹叶子指着对树皮筒说：“你看人家，养一头种猪不费大力，上半年赚了一百多块了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想想办法呢？”树皮筒不耐烦地扭过头去，把那头大白猪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这段时间，树皮筒经常发脾气，半句话不对就把竹叶子骂一通。竹叶子真委屈呀！家里的日子怎么过得这样不如意？她预感到，总有一天会出鬼的，她和他也许会离婚的。想起离婚真可怕呀！竹叶子真会离开他吗？

有一天，真的出鬼了。树皮筒不知在哪里听来一点消息，“斗资本主义”的瘾头又上来了。他选定那头大白猪开刀，命令谷满愁子把猪赶进集体猪场去，私人不许养种猪。谷满愁子不听话，把他惹火了。他袖子一挽闯进猪屋去，嘴里嚷道：“我就不信搞个人自发是对的，倒要看这个资本主义的鬼有好大。”说着把猪栏门打开，唰地就是一鞭子，把那头大白猪赶了出来。大白猪受了这突然袭击，闯出猪栏逃命似地乱跑。一时间来了许多人，拖的拖，扯的扯，赶猪的赶猪，闹成了一团。谁知那大白猪在惊慌中竟跑到一座由杉树搭成的小桥上，把腿夹在桥缝里，身子一歪，腿断了。这就更热闹啦！谷满愁子一家人哭的哭，喊的喊，骂的骂，引来了更多的人。内中有些在过去吃足了“限制小生产”苦头的人，纷纷鼓动谷满愁子到公社去告状。树皮筒不在乎，他不相信公社党委会支持他们。

官司打到公社，树皮筒输了，公社书记批评他破坏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。

吃尽苦头的社员们头一次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，产生了信心，进一步联合全大队的社员，来了个集体请愿，要求撤掉张树基的职务。公社党委为了平民愤，决定张树基停职回生产队劳动。

这天夜里，全大队象过年一样热闹，串门，打拱，互相祝贺，只差没有放鞭炮了。只有张树基独自躺在床上直想哭。

竹叶子相反，她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些，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，靠劳动发家过好日子了。她为张树基下了一碗鸡蛋面，端到床前来安慰他。张树基一见她脸带笑容，心里就火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？我没有笑啊。”竹叶子嘴里虽这样说，脸上笑得更明显了。

“你跟我不是一条心。”张树基狠狠地瞪着她。

“当然哪！”竹叶子还是那样轻松，想使他高兴，“当然不止一条心哪，一碗面还有这样多条呢！来，吃，吃吧！”她夹起一筷子面条要喂进他嘴里去。

张树基恼火极了，猛地把竹叶子一推，推得她绊上凳子坐倒在地下。面撒了，碗破了，竹叶子愣了。她经不起这样的委屈，眼泪一滚，放起钢铤来：“你在外面吃了亏，找我来出气？谁叫你看不得人家过好日子嘛！有本事你自己发家

去，嫉妒人家做什么！你这个人哪……”还没等竹叶子从地下爬起来，树皮筒跳下床，“呱”地就是一耳光。

竹叶子没有反抗，也不跟他闹了。她好象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，一切都成了过去。她低声抽泣着，摸黑打开了衣柜，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包着提着回娘家去了。留下那漆黑的屋子和后悔莫及又无可奈何的人。

二

整个竹山跟着疲劳的山主人睡着了。它睡得那样深沉，舒畅，忘记了一切，只是依照习惯发出它特有的鼾声——那是溪沟里的流水，搔动竹叶的晚风，还有虫鸣、蛙鼓以及夜鸟的啼叫。

夜是充满美妙幻想的乐园，它对幸运的人们开放；夜又是一条满载忧愁的长河，常把不幸的人们卷进茫茫的浊流。

“唉——”张树基深深叹了一口气。他几乎是依照固定的节律，每过一阵就这么叹一声，给恬静的夜景添上悲凉的一笔。

他也跟竹叶子一样，扔下了那个冷清清的家，来到离家二十华里的老虫坳，跟冬至二爹和余自力一道，来伐竹、背竹、扎竹排。白天累得腰酸臂痛，夜晚在造纸棚里暂宿。可他又怎能睡得着啊！劳累过度，睡不着；心事重重，睡不着；二者加到一起，更加睡不着。他把那两个同伴留在造纸棚里，独自摸出屋来，坐在那个地势居高的山梨树底下，卷